

# 科技的 狂欢

「美」安德鲁·基恩 著  
(Andrew Keen)  
赵旭 译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文津图书奖得主、硅谷思想家  
早科技一步的判断与思考

中信出版集团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Andrew Keen

# 科技的狂欢

[ 美 ] 安德鲁·基恩◎著

赵旭◎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科技的狂欢 / (美) 安德鲁·基恩著; 赵旭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ISBN 978-7-5086-7631-9

I. ①科… II. ①安… ②赵… III. ①互联网络—历

史—世界 IV. ① TP393.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8113 号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by Andrew Keen

Copyright © Andrew K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lantic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科技的狂欢

著 者: [美] 安德鲁·基恩

译 者: 赵 旭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7-3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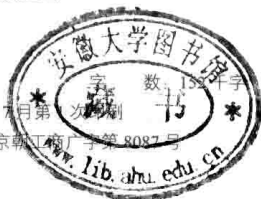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86-7631-9

定 价: 58.00 元

印 张: 9.75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问 题

互联网诞生之始，发明者们便到处宣扬网络的好处，将之奉为圭臬，甚至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他们相信网络能够扬善除恶，建立更为开放平等的世界。这些网络的追随者既包括硅谷的亿万富翁、社交媒体营销商，也有网络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网络用户越多，社会和用户自身的获益越大。网络被认为拥有无边法理、自带不竭正能量的正义光环，数十亿使用者能够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经济和文化利益。

现今，铺天盖地的互联网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前人的溢美之词似乎不攻自破。网络的真实面目，用硅谷时髦的话说，就是“现实扭曲力场”<sup>①</sup>，那曾经美好的幻象如今看来都不可思议地真实起来——互联网给用户带来的不是利益，而是恶性循环，贻害无穷。网络不是什么终极答案，相反，互联网正是互联的 21

---

① 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由苹果公司早期员工巴德·特里布尔（Bud Tribble）编出来形容史蒂夫·乔布斯个人魅力对麦金塔电脑项目程序员的影响。特里布尔说这个词来源于《星际迷航》。——译者注



世纪的核心问题所在。

人们越频繁地使用当今的数字网络，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越少。网络无法促进经济平等，反而是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被蛀空的罪魁祸首。人们难以从网络中获得财富，网络时代分散式的资本主义正在制造贫穷。工作机会没有增加，网络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结构性的失业危机。网络也没能刺激竞争，谷歌、亚马逊等新型垄断企业正是网络时代的产物。

在文化层面上，网络也让人心寒。网络没有带来公开透明，反而像是一座进行信息采集、监控的圆形监狱，我们这些使用者被脸谱网（Facebook）等大数据网络公司包装成“完全透明”的产品。网络没有制造民主，反被乌合之众利用。网络不鼓励包容，其低劣的品位令许多人不被认可。网络文艺复兴更无从谈起，自拍文化聚集了各种窥私癖和自恋狂。网络也未促进文化多元，开着黑色豪车的白人青年在网络上广受推崇。人们从网络上收获更多的不是幸福，而是五味杂陈。

互联网真的不是答案，至少目前还不是。本书结合众多前人的研究以及我已经出版的两本关于互联网的书籍中的材料，尝试向大家解释互联网不是答案的种种原因。<sup>1</sup>



“人类塑造建筑，其后，建筑塑造人类。”这段话镌刻在旧金山市中心“蓄电池俱乐部”（Battery Club）门前的黑色大理石板上。它像是警示，提醒将要进入大门的参观者们，他们可能会被这座不凡的建筑重塑。

《旧金山纪事报》称赞蓄电池俱乐部是这座城市“重要的前沿实验场”<sup>1</sup>。的确，蓄电池俱乐部项目雄心勃勃。这座建筑曾经是马斯托蒸汽大理石工厂（Musto Steam Marble Mill），从事大理石切割工具生产，而场地的新东家——事业有成的互联网商人迈克尔·波奇、西奥琪·波奇夫妇对工厂进行了改造。此前，夫妇二人曾将著名的社交网站贝博网（Bebo, 2005年建立的社交网站，是2007年全英最受欢迎的网站，用户达到1 000万人）以8.5亿美元转手美国在线公司（AOL）。这次他们投入数千万美元对工厂进行改造<sup>2</sup>，打造这家社交俱乐部，目标是建立大众的俱乐部、21世纪的平民议院。他们宣称不论阶级地位<sup>3</sup>，会员可以随意穿着牛仔裤和帽衫，鼓励人们不做穿套装的老式古板精英。<sup>4</sup>这项



包容性的实验借用了“硅谷词典”中“非俱乐部”(unclub)<sup>①</sup>的概念：一个公开平等，打破传统规则，不论社会地位或财富，人人平等的地方。

“我们喜欢那种人人熟悉彼此的乡村俱乐部。”迈克尔·波奇热情洋溢地说。朋友将具有澎湃的乐观精神的他比作华特·迪士尼或威利·旺卡。“一家能代替乡村酒吧的私人俱乐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能在此彼此熟悉，找到情感寄托。”<sup>⑤</sup>迈克尔说。

“俱乐部提供私密性，但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sup>②</sup>的划分，”西奥琪·波奇补充说，再次强调了她丈夫所谈的平均主义，“我们要真正的多样性，把俱乐部看成我们正在创建的一个社区。”<sup>⑥</sup>

在波奇夫妇的想象中，蓄电池俱乐部充满无限可能性，不同于往日仅仅服务绅士的传统俱乐部，不是开给丘吉尔那种贵族享受的。可是1941年后“被炸后只剩碎片”的英国下议院不正是经由丘吉尔主持重新恢复的吗？“人类塑造建筑，其后，建筑塑造人类”正是丘吉尔的原话。尊敬的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爵士，爱尔兰子爵的儿子，马尔堡公爵七世的孙子——所说的话，成了这个21世纪声称要打破阶级地位、创造真正多样性的俱乐部的警句。

---

① 后文还出现了非公司(uncompany)、非机构(unestablishment)等其他词汇，表示不具后面名词的某种特质。——译者注

② 此处化用2013年开播的美剧《富人和穷人》(*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译者注



波奇夫妇要是有先见之明，他们就会在俱乐部外刻丘吉尔改编马克·吐温的一句话：“真相不出家门，谎言占领世界。”<sup>7</sup> 这正是问题所在。虽然波奇夫妇是未来数字时代的工匠，却没什么先见之明。实际上，虽然没有恶意，但是波奇夫妇创立的蓄电池俱乐部正是排他性最强、最缺乏多样性的地方。

20 世纪的传媒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神奇地预言了“媒介即信息”，而在旧金山市的蓄电池街上，建筑即信息。蓄电池是个伪俱乐部、一个弥天大谎，它所传达的正是——网络社会中不断扩张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虽然穿着可以随意，并标榜文化多样性，但是蓄电池俱乐部跟 19 世纪洛杉矶那些伪精英分子的大理石房子没什么两样。这个旧日的马斯托工厂，现在就剩下室内特意留下的砌砖和门口的黑色大理石了。这座 5.8 万平方英尺、5 层楼高的俱乐部，号称有 200 名国内雇员、一个 2.3 万磅重的悬浮钢结构楼梯、玻璃电梯、8 英尺高的水晶吊灯，供应神户牛肉并配有熏豆腐和本占地菇的餐厅，可供 20 人同时使用的流水按摩浴缸，藏身书架背后的秘密棋牌室，拥有 3 000 瓶陈年红酒的酒窖，一个展览动物标本的动物园，一个拥有 14 个套房的奢华酒店，酒店顶上甚至建有玻璃凉亭，可以俯瞰旧金山湾全景。

对旧金山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永远没机会踏足蓄电池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社会实验显然没有什么社会性。波奇夫妇建立的不是“下议院”，而是私人的“上议院”，服务于电子时代贵族的





消遣之地，服务于那些两极化的在互联网时代拥有特权的 1% 阶级。那里绝非什么乡村俱乐部，而是一个现实版的怀旧英剧《唐顿庄园》，充满封建的奢华和特权。

倘若丘吉尔参与了波奇夫妇的社会实验，定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群关系广泛的世界顶级富豪之中。俱乐部在 2013 年 10 月开门营业，创始会员名单读起来就像《名利场》杂志“最具影响力 50 大人物榜”一样，其中包括图片分享应用 Instagram 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斯特罗姆、脸谱网前主席肖恩·帕克、互联网企业家特雷弗·特雷纳，特雷纳拥有洛杉矶最贵的房产——一套位于“富豪街”价值 3 500 万美元的公寓。<sup>8</sup>

当然，嘲笑波奇夫妇的伪俱乐部和他们在旧金山市区失败的实验没什么意思。这出“悲剧”甚至丝毫不可笑。“更大的问题是，”正如《纽约客》的阿尼斯·格罗斯所言，“旧金山这座城市正在变成一个私人、排外的俱乐部。”<sup>9</sup> 没错，这个俱乐部只对有钱的企业家和风投人开放。正如那个秘密的扑克牌室，蓄电池俱乐部本身就是私人俱乐部中的私人俱乐部，它浓缩了《纽约时报》上蒂莫西·伊根描绘的“海滨地狱”，一个被“1% 的人拥有的一维世界”，一个讲述“美国富人如何为祸作恶的寓言”。<sup>10</sup>

在经济不平等问题日渐尖锐的旧金山，波奇夫妇 5.8 万平方英尺的一维俱乐部暗含讽刺。相对于旧金山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这座城市中 5 000 多个无家可归者本身才是更大的问题。蓄电池俱乐部算得上是旧金山的一个大实验，透过俱乐部的窄窗，

就可以看到世界其他角落更多更鲁莽的社会经济实验。

这个实验是社交网络的产物。“21 世纪最重大的革命与政治无关，它是一场关于信息技术的革命。”剑桥大学政治学家大卫·朗西曼<sup>11</sup>就此解释道。我们站在一片新奇大陆的边缘，这片数据富集的土地被英国作家约翰·兰彻斯特称为“新型人类社会”<sup>12</sup>。“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现实就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全面升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补充道。拥有云计算、机器人学、脸谱网、谷歌、领英、iPad、廉价的上网智能机等种种技术，在弗里德曼看来，“世界已经从简单的联结跃升为超级连通”。<sup>13</sup>

朗西曼、兰彻斯特、弗里德曼等人描绘的都是当今重大的经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知识革命。“互联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工作室主管伊藤穰一说，“不是科技，而是信仰体系。”<sup>14</sup>网络革命将所有人和事都联系在一起，同时从本质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交通、医疗、金融、零售、制造业，被重新定义为无人驾驶车、可穿戴设备、3D 打印、个人健康监测器、MOOC（mass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直译为慕课）网络课程、爱彼迎（Airbnb）、优步（Uber）等点对点服务，以及比特币。互联网大佬肖恩·帕克、凯文·斯特罗姆等正代表我们建设着这个互联网社会。他们当然未曾征求我们的许可。这种已获得人们默许的想法，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马克·里拉称为“自由意志时代”的建设者眼中，显得陌生且道德



感缺失。

“当今时代自由意志的教条，”里拉说，“颠覆了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sup>15</sup>这无可厚非。但是这个自由意志时代真正的教条美化了“颠覆”的含义，抛弃了“许可”真正的含义，建立了一种对破坏的异类信仰。亚历克西斯·瓦尼安创立的红迪网（Reddit）自诩为“互联网首页”，其300万用户创立的4000万页未经审查的内容在2013年累计网页浏览量达到560亿。<sup>16</sup>瓦尼安甚至写下了反对“许可”的宣言，在《未经许可》（*Without Their Permission*）一书中<sup>17</sup>，他宣称，像他一样的企业家为了公共利益使用互联网的破坏性，是在“创建”而不是在“管理”21世纪。依靠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的红迪网对于公共利益的价值与众多其他网络暴徒一样有待商榷。例如，2013年，红迪网上最火的一系列帖子，错误判断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的黑手，其对公众的伤害，被《大西洋月刊》称为“误报的灾难”。<sup>18</sup>

波奇夫妇在旧金山的“非俱乐部”仅仅是互联网时代众多不成熟企业家常说的多元、透明、平等之地的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这些地方打破传统，令社会和经济机会民主化。这些人的观点正是马克·里拉所言我们这个自由主义时代的“新型狂妄”，民主、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就像旧日宗教的三位一体。<sup>19</sup>

这种扭曲的观点在硅谷很常见。做好事和发大财成了同一件事，谷歌、脸谱网、优步等叛逆的企业都因对旧日规矩体系的

破坏而声名在外。就谷歌而言，它仍旧把自己看作一个“非企业”、一家没有传统权力结构的公司。然而截至 2014 年 6 月，这个庞然大物的价值已达 4 000 亿美元，位列世界最有价值公司第二。谷歌活跃于各个领域，其中一些行业有很大的影响力，诸如在线调查、广告、出版、人工智能、新闻、移动操作系统、可穿戴设备、网页浏览器、视频，甚至借由无人驾驶汽车涉足了汽车工业。

数字时代，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非商业”的。亚马逊——全球最大的在线电商、欺负小出版公司恶名在外的霸主，仍旧认为自己是任性的“非企业”。亚马逊旗下的网络公司，鞋店美捷步、推特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创立的在线杂志 *Medium* 等遵循着硅谷的合弄主义原则（*holacratic principle*）<sup>①</sup>。所谓的合弄制，不谈工资和期权的时候，似乎真的像是一个没有阶级的地方。“非协会”网络出版巨头，蒂姆·奥莱利的私密会所“奥莱利之友营地”[*Friends of O'Reilly (FOO) Camp*] 是一个没有正式管理者，由一群年轻富有的白人男性技术人员共同当家的地方。波奇的俱乐部藏有 3 000 瓶红酒的酒窖，屋顶由旧瓶子建造，面对强大富有的谷歌和亚马逊新贵们的“奥莱利之友营地”是开放的，但他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具有开创性。数字化可以说是

---

① *Holacratic* 是 *holacracy* 的形容词，是一些互联网公司使用的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与传统企业管理模式不同的是，它没有从上到下的等级制，而是把管理分配给每个人。——译者注



硅谷的新贵，但其中权力和财富公然的虚伪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

“未来已经很显而易见了，它的问题只是分配不均。”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如是说。那个分配不均的未来就是互联网社会。当今的数字实验中，世界正逐渐变成赢者通吃、阶级分明的社会。互联的未来在互联网触及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惊人的财富与权力分配不均。社会学者泽伊内普·图菲克希认为不平等是“人和机构之间最大的权力改变之一，可能也是 21 世纪世界最大的权力变化”<sup>20</sup>。蓄电池，用波奇夫妇自我感觉良好的话说，是宣扬包容、透明、开放之地。但正像“五层快乐宫殿”一样，新世界实际上是排外、不透明且不平等的。硅谷的未来建筑师们打造的是私有的互联经济，除了它强大富有的主人之外，对所有其他人都意味着伤害，而不是公共服务。与蓄电池类似，互联网为更多人创造更平等的机会只是一纸空言，实际上，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减少了就业机会，降低了整体的经济幸福指数。

当然互联网并非罪恶，它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巨大的利好之处，它让人们无论在哪里都能联系家人、朋友和同事，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2014 年的皮尤报告<sup>①</sup>显示，有 90% 的美国人认为互联网对他们个人而言是有利的，76% 的人认为互联网造福了社会。<sup>21</sup> 近乎 30 亿的网络用户的生活因为电子邮件、社

---

① 由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潮流相关的信息资料。

交媒体、电子商务、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无可非议。人们依赖且钟爱当下体积越来越小的移动通信工具。世界上影响广泛的政治运动也都受益于网络，例如，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俄罗斯、土耳其、埃及、巴西等国家由网络兴起的改革运动。网络如果利用恰当也是启蒙的上佳之所，例如，浏览维基百科、推特、谷歌，或者阅读《纽约时报》《卫报》等有职业操守的报纸。甚至如果不是依靠奇妙的电子邮件以及网络，我根本无法完成本书。无可辩驳，正如瑞典移动运营商爱立信预测的那样，到2018年，新加入移动网络的25亿用户的生活将因为网络发生极大的改变。诚然，移动应用经济已经开始为地球上许多最普遍的问题带来新颖的解决方案，例如，绘制肯尼亚洁净水站网络、为印度企业家提供贷款途径等<sup>22</sup>。

但是正如本书将要解释的那样，网络隐含的负面后果远远大于其显而易见的利好之处，那些相信网络对社会有着积极作用的76%的美国人，可能没有看到全局。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隐私问题——大数据时代产生的最难缠的问题。如果旧金山是“海湾处的反乌托邦”<sup>①</sup>，那么网络就正在成为互联时代的“反乌托邦”。

“我们喜欢大家彼此都熟识的乡村俱乐部。”迈克尔·波奇说。然而我们的互联网社会——麦克卢汉预言中的地球村，已经让我们回到了文字产生前的口头表达方式，整个社会正在变成一

---

① 反乌托邦：dystopia，理想社会的反面，糟糕的社会。——译者注

个身患幽闭症的乡村俱乐部，一个战战兢兢、毫无隐私可言的集体。国安局、硅谷对我们的事了如指掌。谷歌、脸谱网等互联网公司更是对我们无所不知，它们甚至觉得比我们还了解我们。

波奇夫妇建立蓄电池俱乐部为富人提供隐私的原因不言自明。社会日趋智能，网络无所不有，未来社会中充斥着智能汽车、智能服装、智能城市和智能情报网络，所有的一切似乎预示着未来社会中，除了蓄电池俱乐部的成员之外，所有人的生活都将在灯火通明之下无处藏身。数据专家茱莉亚·昂格文认为，网络隐私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sup>23</sup>

温斯顿·丘吉尔是对的。我们塑造建筑，建筑也塑造着我们。马歇尔·麦克卢汉也说过类似的与我们的互联网时代更加契合的话。这位加拿大传媒梦想家将 1944 年丘吉尔的演讲进行了改编，他说：“我们塑造工具，工具也塑造着我们。”<sup>24</sup> 麦克卢汉死于 1980 年，9 年后，英国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麦克卢汉正确地预言了电子通信工具会像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印刷机改变 15 世纪一样改变我们的时代。这些电子工具，在麦克卢汉看来，将以分散的、提供不间断信息反馈的电子网络，代替工业时代从上到下的线性传播方式。他预言“我们成为我们所见之物”<sup>25</sup>。同时警告我们，这些网络工具彻底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可能会为工具所奴役。

当下，互联网重新塑造了社会，蓄电池俱乐部门外墙上的话适用于所有人。那块黑色的大理石板上的话冰冷地开启了我们时



代巨大的社会经济实验。没人能够超脱于网络巨变带来的破坏，不论你是大学教授、摄影师、公司律师、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时尚设计师、酒店工作人员、音乐家、零售商，还是什么其他人。一切都因网络而改变。

这个自由时代的变化速度快得异乎寻常，很多人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都对其为社会带来的暴力影响心存疑虑。“不经过他人的允许，”企业家亚历克西斯·瓦尼安提醒我们，“一屋子聪明的小孩就可以摧毁一个雇用了成千上万人的企业。”我认为他们需要“我们的许可”。在这个新型数字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网络工具改变我们之前改变它们。

## 目录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     |                |
|-----|----------------|
| 序   | 问题 // V        |
| 引 言 | 数字时代的挑战 // VII |

## 第一章 互联网简史

|                   |
|-------------------|
| 网络的起源 // 003      |
| 利克莱德的预言 // 006    |
| 从斯普尼克号到阿帕网 // 013 |
| 互联网的起点与流行 // 019  |
| 万维网的诞生 // 022     |

## 第二章 金钱的走向

|                          |
|--------------------------|
| 1% 经济：大多数的钱流向少部分人 // 029 |
| 货币化：技术与资本的结合 // 032      |
| 以亚马逊为首的赢者通吃 // 038       |
| 谷歌破译互联网赢利密码 // 046       |
| 网络是个数据工厂 // 053          |